



蔡骏



—— 作品 ——

最漫长的 那一夜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蔡骏 作品

最漫长的 那一夜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漫长的那一夜 / 蔡骏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43-3871-3

I. ①最… II. ①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5402号

上海作协重点创作项目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最漫长的那一夜

作者 蔡骏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20mm×1260mm 1/32
印张 11.5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3871-3
定价 3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蔡骏

连续十余年保持小说畅销纪录，实体书总销量突破1200万册，作品在全球拥有几千万读者，图书版权输出美国、欧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与电视剧。

代表作《天机》销量达300万册。《谋杀似水年华》2011年出版后，开启中国社会派悬疑小说先河，蔡骏被选为“未来文学20大家”。

《最漫长的那一夜》是蔡骏最新文学作品，短短一年之间，多篇作品被《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国作家》《萌芽》《新民周刊》《新华文摘》收录。《北京一夜》相继获得《小说选刊》“茅台杯”最佳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本书中多个故事即将被改编为电影、超级网剧、电视剧。

新浪微博: @蔡骏 @悬疑世界 #最漫长的那一夜 #
悬疑世界微信二维码



最漫长的那一夜微信二维码



 EVERIGHT BOOK 永正图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献给所有深夜不睡觉的人
最漫长的那一夜，我陪你度过

自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2014年，三月，最后一天，我到广州，参加某报纸的图书活动。深夜回酒店，大堂巧遇张嘉佳，还有他的图书编辑。原本就认识，白天又是一起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恰巧都饿了，我们一同打车去滨江路吃海鲜。几个人没怎么聊，光顾着吃了。凌晨，夜雨倾盆，回到酒店房间。电闪雷鸣，我睡不着，刷微博，满屏都是“周一见”。我随手发了条微博——

“在广州，站在窗后，看闪电，看雷雨，看黑夜中的山，看沉睡中的楼。这个凌晨，当全中国在刷屏……与我们何干？明天，世界和你的身边，有更值得你动容的人和事。2014-3-30 03:17”

第二天，我从广州回上海，在新白云机场，依旧大雨滂沱，候机楼玻璃外倾泻瀑布。所有航班延误。听说整个珠三角暴雨成灾，深圳机场被大水淹了。整整一天，孤独地等候在机场。世界熙熙攘攘，有人为航班晚点而争吵，有人为免费盒饭而口角。路过机场书店，大屏幕播放某位成功学大师的课程，若干闲得难忍的商务人士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安

静地看了片刻，忽然想写一个故事，关于在机场候机遭遇大雨延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又不知何时能告别？就像命运永远无法猜到结局。

瞬间，我决定了，要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就像这样的真实，让人难以逃避，无处藏身。

最漫长的那一夜——就叫这个名字，大概因为那天等候起飞的过程太漫长了。

关于这七个字，大约在2013年就想到了。2014年春节后，我在《偷窥一百二十天》的最后，就用了这句话——

“在最漫长的那一夜，四周匆匆的路人，都急着赶末班列车，没有人看过她哪怕一夜。”

那个春天，我正好在写一个短篇，名叫“北京一夜”。这是一个关于说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带有我自己的成长记忆。虽然借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之口说出，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地域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受着相同年代的教育长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我们是有多么复杂啊。这一切与文本或结构无关，只来自两个字——记忆。

四月，我过北京，住长虹桥，零点时分，独自出门打车，直奔百花深处，寻找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百花深处胡同，空无一人。我一个人走了后半夜，几乎迷路，穿越北京的胡同和小巷，一直走到了后海。好像我真的是故事里的人物。

我尝试着把小说发给金宇澄老师，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礼拜，有天早上收到金老师的短信：“小说很棒，充分显示了拓展力量与特点，准备用在（上海文学）八月号的头题”。那天中午，我独自在家吃午饭，一边吃一边掉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想要证明自己。

第二篇“舌尖上的一夜”，第三篇“男孩与兵人一夜”——2014年

5月29日晚上十点，我仍然清晰记得这个时间，从这篇兵人故事开始，第一次在我的微博上发表“最漫长的那一夜”。

所有标题都带有“一夜”，所有主要叙述发生在一夜之间（也许所涉及故事和背景跨越数年），所有视角几乎都来自于我的第一人称，所有内容也有一大半都真实发生过。我的故事，或者，我身边的人们甚至你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从上海到北京，从喀什到香港，从莫斯科到巴黎。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看着成龙与吴宇森的电影长大，听着小虎队与四大天王的歌长大，追着《东京爱情故事》与《灌篮高手》长大，崇拜着马拉多纳与迈克尔·乔丹长大。我们童年一度相信理想，背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自杀未遂前的名言。我们的理想又如此轻易地破灭，被甩到热血沸腾又残酷的二十一世纪。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依次长大，有的人失去了很多，有的人干脆直接老去，有的人至今仍然活不明白。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独生子女，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整整一代人。拜计生委和避孕工具所赐，我们没有兄弟姐妹，童年是有多么不幸啊，从小在孤独中长大，只能幻想有个机器猫（长大后才知道那叫“哆啦A梦”）伴我同行。抛开我们的父辈不说，也抛开我们可以有二胎的下一代不提，小时候羡慕过的香港和台湾的小朋友们，美国与日本的小朋友们，都不曾有过我们这样的童年。所以，我确信无疑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必然将要改变或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这些年，大家都在说“非虚构”，什么是“非虚构”？

这个世界上没有非虚构。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网络上的明星八卦，大家亲眼目睹的事件，乃至夫妻间的日常生活，恐怕都没有百分之百的“非虚构”。所以，“非虚构”是一个伪命题，用小说来写“非虚构”，差不多也相当

于用“非虚构”来写小说。

真实是一种力量，虚构同样也是一种力量，我想在“最漫长的那一夜”，把这两种力量合并为一种力量。

所有转发评论过“最漫长的那一夜”长微博的朋友们，我对你们都存有感激之情：崔永元、孔二狗、冯唐、路金波、一毛不拔大师、沧月、树下野狐、严锋……恕我不能一一列举各位。

感谢刊载过“最漫长的那一夜”部分短篇小说的《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国作家》《萌芽》《新民周刊》《新华文摘》，若有遗漏请原谅。尤其幸运，《北京一夜》相继获得《小说选刊》“茅台杯”与《小说月报》“百花奖”，也感谢各位评委与编辑。

“最漫长的那一夜”，大概是我迄今为止写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觉无比幸运，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我对自己和世界的态度。在最漫长的那一夜，我不会停止奔跑，还将继续每月更新一篇，在我的新浪微博。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那一夜》，我借用卡佳之口写给我自己，也写给你——

“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蔡骏

2015年6月1日儿童节星期一于上海苏州河畔

目录

contents

第1夜	北京一夜	——	1
第2夜	舌尖上的一夜	——	27
第3夜	狂派与博派	——	57
第4夜	男孩与兵人	——	73
第5夜	我与李毅大帝在世界杯	——	91
第6夜	杀手李昂与玛蒂尔达	——	107
第7夜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129
第8夜	上海爱情故事	——	165
第9夜	香港一夜	——	177
第10夜	喀什一夜	——	197

第 11 夜	小时代杀人事件	————	213
第 12 夜	蒲松林三打白骨精	————	221
第 13 夜	费家洛的恐怖婚礼	————	235
第 14 夜	小夫妻搬进凶宅的那一夜	————	249
第 15 夜	一只萌萌哒的鬼的诞生	————	273
第 16 夜	万圣节的焰火葬礼	————	293
第 17 夜	陪伴我十二年的狗走失的那一夜	————	309
第 18 夜	人生就像打电话	————	321
第 19 夜	诺基亚与摩托罗拉也有春天	————	343

THE FIRST NIGHT

第1夜

【北京一夜】

“花开了，然后会凋零，星星是璀璨的，可那光芒也会消失。这个地球，太阳，整个银河系，甚至宇宙，也会有死亡的时候。人的一生，和这些东西相比，简直就是刹那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瞬间，人降生了，笑着，哭着，战斗，伤害，喜悦，悲伤，憎恨，爱，一切都只是刹那的邂逅，而最后都要归入死的永眠中。”

——沙加（圣域第六宫处女座黄金圣斗士）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许多人都不喜欢那座充满雾霾与拥堵的城市。

但偶尔，我还是会着迷那样的夜晚。春风沉醉兼沙尘呼啸的三月，后海盛开荷花的七月，秋月如镜锃亮的十月，白茫茫落得干净的腊月。

那年初秋，我在工体附近跟友人晚餐。忘了谈啥事。我独自离去，沿着工人体育场北路散步。恰是酒吧、餐厅、夜场、三里屯SOHO……人山人海，挤不出去，挂着红灯的黑车，猫步般跟在身后按喇叭，或干脆问你去哪儿。避之唯恐不及。打车这个技术活上，我是菜鸟一枚，从前木有买车时，我常看着别人上车，自己被迫步行数百米才能抓到一辆。

霓虹下，随波逐流，形单影只。我看野眼，堵车风景，成群结队。东三环，长虹桥边，终有几辆空车，被人捷足先登，更多呼啸而过不停。我想，要么去坐地铁，要么一直站在这里，等到夜色褪尽，再跟满嘴酒气而来不及卸妆的女孩子们抢出租车吗？

一辆空车过来。

并不指望能拦下，前头还有三拨人伸出胳膊。红色的现代索纳塔，却无视所有人，只在经过我面前时，急刹车。

我还没招手，出租车右前车窗摇下，露出一张男人的脸。满世界的噪音里，他沉郁的声音：“喂！上来吗？”

白痴般，我愣了。几个家伙冲上来抢，我才拉开红色车门，坐进前排副驾驶座。司机一言不发，稳健起步，甩下后面一群骂娘的文艺青年。

晚八点半，开上东三环主路，我意识到还没说目的地。

“师傅，我去……地安门。”

沿着工体北路、东四十条、地安门西大街，是条直线，但要经过帝都最堵的几个点，何况在反方向。不晓得是领导微服私访，还是出了什么事故，东三环已成巨大的停车场，车尾此起彼伏的制动灯，渲染得如同红灯下的东莞。

出租车司机，三十多岁，不似印象中的北京的哥。更像三国里说的，目似朗星，鼻若悬胆，下颌丰满，居然有几分像那个谁……冯唐？

冯唐的亲兄弟或堂兄弟还是表兄弟？不对，就是冯唐吧？

“你相信，人有前世吗？”

他问我，声音很有磁性。

副驾驶座的挡风玻璃后，我的脸和眼睛，藏在光亮与阴影间，渐渐变形，想必。

我不答。

车子往前开了两步，“冯唐”转了转方向盘，淡定说：“对不起，打扰你了。”

窗户关紧，车封闭性不错，几乎听不到外面噪音，我望着三环上灯光污染的夜空，终于对司机开口：“能问你个问题吗？刚才，那么多人招手，你却停在我面前，为什么？”

“远远看你，觉得有缘分。”

这话说得我脸红心跳。莫非，是我遗世独立而不扬手，惺惺然有上古名士之风？去你妈，扯什么蛋？

不敢正眼看“冯唐”，眼角余光瞥去，怕他是个男同志，开着出租车

寻找同性猎物，难道我看起来像弯的？需要在额上贴“直男”标签吗？

我开始注意车内的一切，比通常出租车干净。眼前就是驾驶员卡片，印着某张男人的照片，再看现在开车的“冯唐”，两张脸，天壤之别。

黑车？心底叫苦不迭，坐他身旁岂有完卵？

他打开车载音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马达睁大着黑色的眼睛，驾着他的出租车，在笼罩着黑色的马路上飞驰着。此刻，他正静静地听着电台里的播音，这是一首顾城的诗。

这几天，他的脑子里全都是那双黑色的眼睛，那个叫周子全的男人，死在他面前时的眼睛。

神在看着你。

他的嘴里默默地念着这句话，却始终都无法理解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意义，难道真的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高高在上地监视着他吗？不，这句话里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或者，这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还有很多话永远藏在了死者的心里。

晚上九点，马达开到了他曾经度过两个夜晚的那栋小楼旁。

她到底是谁？

“这个小说写得很一般。”

开车的“冯唐”把电台关了。

我的脸颊一阵发热，因为那是我的小说，很多年前写的，主人公叫马达，是个出租车司机。

“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我自己编造了一个职业：“推销员。”

“推销员？很辛苦吧。”

“当然。”

“您不是北京的吧？”

“嗯，不是啊，来出差的，推销员嘛，全国到处跑。”

“去地安门干吗？”

这他妈是公安局的反恐规定吗？每个乘客必须说出去哪儿的理由司机才能拉？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冯唐”顿了顿说：“我是在地安门长大的。”

“难得。”

有些累了，我耷拉眼皮，靠在座椅上，惜字如金。

“我们家有座独立的小四合院。有我，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家四口。北房三间，东西厢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我常爬上去掏鸟窝，冬天从屋顶上扫下雪来，堆个小人不成问题。我爸爱养鸽子，大大小小几十只，每天早上起来放飞，天黑前准保全都回来。”

“房子还在吗？”

“奥运会那年拆了。”

“拆迁补偿款应该不少吧？”

“呵呵，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家把房子卖了，搬到城外的回龙观。”

看看他的年龄，那应是九十年代，卖不出什么价钱：“太可惜了。”

“说来……话长。”

“听听？”

“算了吧，很无聊的故事。”不知不觉，出租车已转过东三环，进了朝阳北路，“冯唐”沉默着，没有表情的脸，简直几分可怕。

静谧的十来分钟，我仓皇地看着车窗外，有跳车逃生的念头。

“小时候，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初一那年还上过新闻联播，中央首长来我们学校视察，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位爷爷合影。”

像一夜里冒出的粉刺，“冯唐”突如其来地说话。我头靠车窗，尽量